

絕望中嘲諷——呂留良詩與抗清戰役

吳志廉*

摘要：以隱語傳心曲，其風莫盛於明末清初，但不少詩作有待解碼，值得深究。呂留良親逢國變，於出處去就、興亡更迭，感之尤深。晚村認為「《詩》之義，《春秋》之義也」，詩歌宛如史書，尤重褒貶，於細微處見大判斷。晚村能落實此一創作理念，其詩集通過「古典」與「今事」的交錯契合，埋藏了種種的政治微辭，披露了易代滄桑的諸多面向。本文旨在拆解晚村詩中的綿密暗碼，闡明晚村如何通過隱語，對不斷敗北的抗清戰役包括「鄭軍戰線」、「三藩之亂」感到失望、絕望，遂痛加嘲諷的曲折心境。尤其是〈祈死詩〉「安得仲謀勝犬豕，徒教元亮志羲皇」一句，箇中的遺民符碼婉而微，晦而澀，多為學界忽視，晚村乃借此嘲諷明鄭子嗣無能，預示鼎革之勢，難以逆轉；末路滄桑，詩人徒書甲子，消極得祈死。這些詩作，語多鬱勃，不無刻薄，但滲透著無奈與絕望，此一精神苦痛，映射出南明末代、滿清盛世之間的時代更迭。

關鍵詞：明清之際 呂留良 抗清戰役 詩歌隱語 嘲諷

一. 前言

余英時《方以智晚節考》指出以隱語傳心曲，其風莫盛於明末清初，因此考證遺民事跡者非破解隱語不為功。¹ 誠然，明清鼎革敏感的知識份子苦心經營的詩歌，每多奧言隱辭，² 文辭底下蘊含著豐富的意義層次，但不少詩作有待解碼，值得深究。而且，藉著詩歌窺探人心的分析，是宏大敘事 (grand narrative) 之外一條可行的研究進路，能在主流的意見下發現裂縫與皺褶，可抉發因種種的修辭策略而被遮蔽的細節，對於窺見明清易代士大夫的情感歷程與政治褒貶，不無裨益。

本文切入對象為呂留良 (1629-1683)，字用晦，號晚村，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

* 吳志廉，香港 香港樹仁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。

1. 余英時：《方以智晚節考（增訂版）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4年），頁4。

2. 嚴志雄指出詩歌隱微委曲的修辭策略之所以出現，是道德主體 (the moral subject) 一方面欲抒發其對歷史、政治事件的價值判斷 (value judgment)，而一方面又不能不對當時政治力量、時局有所忌諱 (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aboos)，遂出之以隱微修辭，以寄託其「筆削之義」，或「微言大義」，見《錢謙益〈病榻消寒雜詠〉論釋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，2012年），頁14。

家、文學家，著有《何求老人殘稿》、《呂晚村先生文集》、《四書講義》、《呂子評語》等。晚年，晚村拒清廷「山林隱逸」之薦，削髮為僧，又名耐可，字不昧，號何求老人。³

過去學界多側重研究呂留良的理學思想、夷夏大防理念，⁴ 以及與黃宗羲（1610-1695）交惡的原因⁵ 等，較少將其「詩歌」置於歷史脈絡中細緻剖析。有關呂留良詩歌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二：黃意《一部殘稿有「遺」恨——論呂留良的遺民情懷與其詩歌創作》，⁶ 將呂留良詩歌中的故國意識、夷夏思想勾勒出來，然其分析多點到即止；俞國林編的《呂留良全集》，⁷ 當中第三、四集的《呂留良詩文箋釋》，不遺餘力挖掘晚村詩有關抗清復明、眷戀故國的典實，並為詩歌繫年，有助我們進一步釐探呂留良的詩歌。上述研究，與嚴志雄之說遙相契合，嚴氏認為，明末清初出現一種「明遺民性詩學」（a poetics of Ming loyalism），不同政治身份下的遺民或非遺民，都可藉著詩歌建構「明遺民性」，從而書寫其易代感悟。⁸ 呂留良親逢國變，身份複雜，於出處去就、興亡更迭，感之尤深。其〈與施愚山詩〉云：「然則《詩》之義，《春秋》之義也」，⁹ 認同詩歌宛如史書，尤重褒貶，於細微處見大判斷。晚村能落實此一創作理念，其詩集通過「古典」與「今事」¹⁰ 的交錯契合，埋藏了種種的政治微辭，披露了易代滄桑的諸多面向，實可「補史」之不足，箇中的「明遺民性詩學」，無疑值得考察。

然而，呂留良的詩歌不易索解，今人郁震宏〈呂留良詩箋釋序〉云：「其發而為歌詩也，傷心猶冬青之泣，寓意同西臺之深，辭多晦澀，索解匪易，承學之士苦其難讀」，¹¹ 誠然，晚村詩脫胎宋詩，多僻典，好議論，詩風瘦硬兀傲，老氣橫秋，每有鬱深之寓，難讀矣。幸好，其門生嚴鴻逵（約1654-1730），為晚村詩集作《釋略》（今收

3. 詳見卞僧慧：《呂留良年譜長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）。

4. 如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·呂晚村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6年），頁77-96。容肇祖：《呂留良及其思想（附包賚編『呂留良年譜』）》（香港：崇文書局，1974年）。楊向奎：〈論呂留良〉，《史學月刊》第4期（1984年），頁43-50。陳居淵：〈清初的黃、呂之爭與浙東學術〉，《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》第6期（2004年），頁90-93。

5. 如徐益藩：〈黃梨洲呂晚村爭澹生堂書平議〉，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刊》第1卷第3期（1947年），頁19-24。Thomas Stephen Fisher, "Accommodation and Loyalism: The Life of Lu Liu-liang," part I-III, *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*, vol. 15 (Mar.1976), pp. 97-104; vol 16(Sep.1977), pp. 107-145, and vol 18(Sep.1978), pp. 1-42。方祖猷：〈黃宗羲與呂留良爭論的實質及其思想根源——兼論胡翰十二運對黃氏的影響〉，《寧波大學學報》第1卷第1期（1998年6月），頁59-65。

6. 黃意：《一部殘稿有「遺」恨——論呂留良的遺民情懷與其詩歌創作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2010年）。

7. 〔清〕呂留良著，俞國林編：《呂留良全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年）。

8. Lawrence C. H. Yim, *The Poet-historian Qian Qianyi* (London & New York: Routledge, 2009), pp. 3-4。

9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1，頁18。

10. 陳寅恪：「自來詁釋詩章，可別為二。一為考證本事，一為解釋詞句。質言之，前者乃考今典，即當時之事實。後者乃釋古典，即舊籍之出處。」見《柳如是別傳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1年），上冊，頁7。

11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3，頁2。

入《呂留良全集》），嚴氏〈何求老人殘稿跋〉云：「子（呂留良）詩用意深遠，非嘗隨侍左右，見其行事者，卒難曉解。尤懼後人或妄為穿鑿，浸失本旨，故又為《釋略》一卷，附於目錄之後。第取其中有為而發及寓意深隱者，略為指陳大意，覽之自當了然」，¹²《釋略》甚簡，時而語焉不詳，但嚴鴻逵嘗親炙晚村，為其詩提供了重要的創作背景，對於我們探析其人其詩頗有裨益。而且，《釋略》的簡要話語必須通過一番詩歌脈絡化、歷史脈絡化的梳理與闡釋，始能「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」，值得大書特書。

稽察呂留良之詩歌，集歷史、政治、去就等複雜訊息於一身，骨骼橫放，肌理綿密，不細加琢磨，不得其旨。尤堪注意者，呂留良之詩，有「嘲諷」之傾向，語多鬱勃，不無刻薄，但滲透著無奈與悲慨。晚村既想藉此喚醒愚眾良知，又對復明之舉感到失望，讓他經歷了一趟「絕望之為虛妄，正與希望相同」¹³的精神掙扎，遂心海翻瀾，濡筆痛嘲。

本文旨在拆解晚村詩中的綿密暗碼，重現其悲憤交加的心靈世界，闡明晚村如何通過詩歌隱語，嘲諷不斷敗北的抗清戰役包括「鄭軍戰線」、「三藩之亂」。尤其是〈祈死詩〉「安得仲謀勝犬豕，徒教元亮志羲皇」一句，箇中的遺民符碼婉而微，晦而澀，多為學界忽視，有待釐清。這些詩作體現了南明末日、滿清盛世前一代文人遺老的時代感慨。

二. 呂留良詩歌對抗清戰役之嘲諷

明清鼎革，天崩地坼，不乏殉國義士。¹⁴ 不就義者，亦以明遺民自居，絕意仕清，視滿族為民族仇敵，像傅山（1607-1684）、歸莊（1613-1673）、顧炎武（1613-1682）、王夫之（1619-1692）等遺民，都曾組織或參與抗清活動。然而，桂王（1623-1662）永曆朝於1662年覆亡後，復明大業，幾成死灰。南明朝傾覆前後，漢人對滿人之恨已比不上易代初期，默認清朝定鼎的話語，時而出現在清初文獻，乃至於出於遺民之口。¹⁵ 魏禧（1624-1681）的記載揭示了士人的復國熱情與抗清勇氣隨著時日流逝而衰減，其〈諸子世傑三十初度敘〉云：「方乙酉、丙戌以來，初罹鼎革，夫人之情佹佹然若赤子之失其慈母；士君子悲歌慷慨，多牢落苑勃之氣；田野細民亦相與思慕愁歎，若不能以終日。」

12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2，頁903。

13. 此處挪用魯迅〈希望〉引用裴多菲·山陀爾之詩句，描述晚村心境，收入《野草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2年），冊2，頁17。

14. 參何冠彪對明季殉國人數之統計，《生與死：明季士大夫的抉擇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7年），頁15-22。

15. John D. Spence and John E. Wills, Jr., *From Ming to Ch'ing: Conquest, Region,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-Century China*. (New Haven and Londo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79), preface, xvii. 西方學者提到，清初社會具有「法治與安定的反應」(law and order reaction) 的特性，人們期待的是和平與治安，在恢復舊秩序的訴求下，當時由清朝來實現安定的可能性，乃比抗清陣營為高，促使當時漢人支持清廷平定三藩之亂的活動。

及天下既一，四方無事，人心安於太平，而向之慷慨悲歎，遂亦鮮有聞者。」¹⁶ 對於一些從晚明戰亂過渡到清初太平的人民來說，政權更替或許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可見神州陸沉，山河破碎，南明政權苟延殘喘，但另一方面，部分漢人策劃了連串的抗清戰役包括「鄭軍戰線」、「三藩之亂」。晚村起初對復明大業仍存希望，但戰局愈趨不明朗，讓其希望幻滅，就中失望鬱結於內，遂搦筆抒恨，以詩歌隱晦地嘲諷抗清義軍。

（一）鄭成功戰線

康熙八年（1669），晚村〈同考夫高隱寅旭登雲岫〉云：

翠列青攢盡處尊，怒濤噴薄插孤根。
年年合璧無消息，夜夜寒潮入夢魂。相傳十月朔於此看合璧，然未有得見者。
鷹上秋風爭雁路，龍隨冷雨伏蛟門。
山僧不識人間恨，猶記圓沙舊漲痕。¹⁷

雲岫，又名鷹窠頂，黃宗羲〈海鹽鷹窠頂觀日月並升記〉：「鷹窠頂，濱海之山也，名雲岫。每當十月之朔，日與月同升，相傳以為故事」，¹⁸ 詩中「年年合璧無消息」，意指晚村佇立崖壁，於蒼茫怒濤中翹首以盼，仍未窺見「日月」「合璧」的復明景象，夜夜的潮聲，牽動著年年的失望。「鷹上秋風爭雁路，龍隨冷雨伏蛟門」，惡鷹奪取雁路，猶紫之奪朱，讓真龍（南明王）伏匿蛟門，暗諷得位不正的清廷。「山僧不識人間恨，猶記圓沙舊漲痕」，意指避世僧人，不知或不顧人間遺恨，所指者為何？晚村弟子嚴鴻達釋曰：「落句，疑指己亥事言」，¹⁹ 順治十六年己亥（1659），張煌言（1620-1664）、鄭成功（1624-1662）舉兵北伐，勢如破竹，有七府、三州、三十二縣表示效忠鄭軍。惜鄭成功軍事策略失當，直破瓜州、鎮江之後，未及時攻下金陵，師退至崇明，²⁰ 敗走南下，於九月初七日返抵廈門。鄭成功退兵後，到蕪湖的張煌言亦敗陣。²¹ 可見是年是抗清戰役之轉捩點，長江之役告敗，軍隊元氣大傷，自此，清政府進一步鞏固其統治政權。

多次的希望換來多次的失望，晚村此前曾按捺不住，以詩譏諷抗清戰役不夠團結、各懷鬼胎，終至無功而還。

16. [清]魏禧著，胡守仁等人校點：《魏叔子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），頁579。

17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651。

18. [清]黃梨洲著，陳乃乾主編：《黃梨洲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392。

19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651。

20. 《清史稿·鄭成功傳》：「騰書成功，謂宜收旁郡縣，以陸師急攻南京。成功狃屢勝，方謁明太祖陵，會將吏置酒，輝諫不聽。崇明總兵梁化鳳赴援，江寧總管喀喀木等合滿、漢兵出戰，襲破新軍，諸軍皆奔潰，遂大敗。生得輝，殺之。成功收餘眾猶數萬，棄瓜洲、鎮江，出海，欲取崇明。江蘇巡撫蔣國柱遣兵赴援，化鳳亦還師禦之，成功戰復敗，引還。」見趙爾巽等撰：《清史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6年），卷224，頁9162-9163。

21. 有關長江之役的細節，可參司徒琳著，嚴壽譯：《南明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173-178。

其〈九日書感〉云：

九日常年話一樽，今年覆學卧支門。亭隅獨下西臺淚，島畔誰招東郭魂。
無復鶴猿依正統，猶憑鮫蜃記華元。腐儒自有傷心處，不共賓僚說舊恩。²²

嚴鴻達釋曰：「此詩作於甲辰九日，乃張司馬致命時也。」²³ 康熙三年甲辰（1664）重陽，晚村以詩悼念張煌言，字裡行間蘊藏著對時人的嘲諷。首聯指作者醉卧門前，形色憔悴，以酒祭奠抗清名將張煌言。頷聯將自身比擬成南宋遺民謝翱（1249-1295），謝翱曾於西臺設祭，為抗元名將文天祥（1236-1283）慟哭；²⁴ 易代蕭條，政權嬗變，謝翱、晚村所悲類近，同為以身殉國之士傷痛不已。張煌言為復興明室奔走近二十年，鄭成功長江之役敗退後，張煌言仍糾集民間力量，繼續於浙東沿海一帶抗清，惜勢窮兵敗，身陷末路，因行跡被清軍偵知，於杭州遇害。²⁵ 晚村指出，同時海內局勢，漸趨晏如，為「東郭」（蓋指東城）烈士招魂者於今鮮見。詩人目極千里，孤鳴悲咽，徒喚魂兮歸來，情景淒苦。

頸聯似不滿抗清將領軍心渙散，俞國林釋之為：「似指監國魯王與鄭成功、鄭經事。魯王曾與張名振、張煌言、鄭成功合力抗清，後因與鄭成功產生衝突，去監國稱號。康熙元年壬寅暨永曆十六年四月十五日，永晉帝朱由榔為吳三桂絞殺於雲南，張煌言上書魯王『爭取閩海勳鎮，速正大號，以求正統』，因鄭成功、鄭經父子不予支持，故仍奉永曆年號。」²⁶ 可見晚村此詩除了悼念張煌言外，還藉此嘲諷內部撕裂的抗爭部隊，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惋歎。

（二）三藩之亂

從現存文獻得知，晚村與遺民周士儀（1620-1691）曾有詩歌唱和，反映晚村對三藩之亂²⁷ 的看法。周士儀，字令公，號菴園，明亡後，閉門著書，以遺老自居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晚村〈衡陽周令公見訪村莊〉其二：「報讎非復楚三戶，阿世何須魯兩

22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3，頁404-405。

23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3，頁405。

24. 詳見〔宋〕謝翱：《晞髮集·登西臺慟哭記》（明弘治十四年（1501）刊本），不分卷，頁72上-73下。

25. 《清史稿·張煌言傳》：「廷臣與提督張杰謀致煌言，得煌言故部曲，使為僧普陀，伺煌言，知蹤跡，夜半，引兵攀嶺入，執煌言及綸，與部曲葉金、王發，侍者湯冠玉。煌言至杭州，廷臣賓禮之。九月乙未，死於弼教坊，舉目望吳山，嘆曰：『好山色！』賦絕命詞，坐而受刃，綸等並死。」見趙爾巽等撰：《清史稿》，卷224，頁9156-9157。

26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3，頁405-406。

27. 據《清史稿·吳三桂傳》記載，康熙十二年癸丑（1673），吳三桂不滿撤藩詔，圖謀叛亂，「是時可喜鎮廣東，繼茂子精忠鎮福建，與三桂並稱『三藩』，而三桂驕恣尤甚……三桂初上疏，度廷議未即許，冀慰留久鎮。九月，詔使至，三桂大失望。與所部都統吳應麒、吳國貴，副都統高大節及其壻夏國相、胡國柱謀為亂，部署腹心扼關隘，聽入不聽出，與使者期以十一月己丑發雲南。」見趙爾巽等撰：《清史稿》，卷474，頁12842-12843。

生」，²⁸ 嚴鴻達釋文說明此詩是三藩之亂下的產物（詳後），誠然，「三戶」，暗合「三藩」，「古典」與「今事」融貫無罅，提供一種闡釋的可能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也」，²⁹ 詩中「非復」可理解為「不再是」或「不像是」，藉此說明抗清勢力不再如楚般弱小，有一定軍事實力；但作者是否同時發出三藩不能（非復）如楚國般滅秦（清）的政治判斷呢？可見詩中意蘊之複雜。對句「魯兩生」，語出《史記》，³⁰ 似指不為求榮利而阿世棄義的遺老。嚴鴻達《釋略》為此聯提供背景，云：「時滇中作亂，欲購致周，周不往，故次聯云云」，³¹ 據此，「購」字似指「收買」，云起義滇中的三藩陣營意欲羅致周令公，但周令公認為面諛權貴者大有人在，何須我輩執拗而不合時宜的「魯兩生」襄助，遂拒卻。此時此刻，晚村於對三藩之亂，態度曖昧，他或許承認此一軍隊具有實力，但同時意識到一些遺老不太甘願為趨利避害的滇中陣營賣命，意味著師出未必有名，其成敗功過難以評斷。此後，晚村對戰事的心態愈形複雜，有關詩歌反映其失望乃至於絕望的曲折心境。

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晚村有〈送周令公〉二首，云：

遙傳江岸柵，未放漢源槎。世總非吾土，君今何以家。

久居移習性，隨地變生涯。姑少安無遽，寧愁楚道遐。〈其一〉

公相人非易，吾求客亦難。誰更紅壁幟，莫詫白衣冠。

老逼文心壯，秋消詩骨寒。瓦盆煨芋熟，留客夜深餐。〈其二〉³²

第一首規勸周令公不必為戰事太操心。首聯言海域未有浮槎³³ 消息，似指遲遲不來的報捷喜訊。頷聯、頸聯突出周令公身若浮萍之生涯，「雖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」，³⁴ 故土淪喪，此身何寄，只能流寓四方，謀求光復。尾聯勸慰周令公稍安無躁，不必夙夜為遠方戰線憂心。可見周令公即便推卻滇軍延聘，仍時刻心繫戰局走向，渴望清廷有朝一日被推翻。

周令公的悲涼心緒似感染了晚村。第二首述周令公臨行，晚村為他餞別，慨歎同道

28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904。

29. 〔漢〕司馬遷撰，〔宋〕裴駟集解，〔唐〕司馬貞索隱，〔唐〕張守節正義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卷7，頁300。

30. 《史記·劉敬叔孫通列傳》：「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，魯有兩生，不肯行，曰：『公所事者且十主，皆面諛以得親貴。今天下初定，死者未葬，傷者未起，又欲起禮樂，禮樂所由起，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。吾不忍為公所為，公所為不合古，吾不行。公往矣，無污我。』」孫叔通笑曰：『若真鄙儒也，不知時變』」。《史記》，卷99，頁3722-3723。

31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905。

32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915。

33. 《博物志》：「舊說云天河與海通。近世有人居海渚者，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，不失期。人有奇志，立飛閣于槎上，多齎糧，乘槎而去。」〔晉〕張華著，祝鴻傑譯注：《博物志全譯》（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卷10，頁229。

34. 〔漢〕王粲著，俞紹初校點：《王粲集·登樓賦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），卷2，頁19。

知音，於世難求，還有誰攜手復興「紅壁幟」（似指朱氏政權）呢？晚村一身白衣冠，重現義士訣別荊軻之場面，暗示復明之舉乃不可為而為之，多是悲劇收場。嚴鴻逵釋曰：「結句，知滇事之必敗也」，³⁵ 夜深聚餐，二者老身閱興亡，縱使文心猶壯，詩骨彌冽，但深明三藩戰役之走向，預想敗局已定，難掩失望之情。事緣於康熙十七年，吳三桂（1612-1678）於長沙病逝，軍隊士氣大損。康熙十八年年初，清軍連克岳州、衡州、常德、長沙等地，吳周在其他戰場上節節敗退。³⁶ 抗清陣營大廈既傾，日漸衰竭，無怪兩老預示滇事之必敗。

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晚村作〈新秋觀稼樓成〉四首，³⁷ 嚴鴻逵對第三首釋曰：「時辛酉之秋，滇中雖已平，此間尚未聞，故起句云爾。」³⁸ 據此，陳祖武於〈呂留良散論〉說：「呂留良新築觀稼樓成，欣喜之餘，即以之為題賦詩四首。第三首有云：『檻外風煙未有涯，床頭乾掛舊青鞵。』『平生心事消磨盡，肯為行藏動老懷？』這就是說，三藩亂起以來，儘管連年風煙不息，但是呂留良始終青鞵高掛，世事沉浮，於他早已是心如死灰，不會再勾起波瀾了，何況是吳三桂的倡亂呢？第四首則謂：『空中自可安康節，地下誰當卧許公。』『敢因竊附村名好，實愧南陽耕耒躬』。呂留良在這裡明確表示，要效法古代志節之士，隱居南陽，躬耕隴畝。足見，呂留良在自己的晚年，如同當時著名的明遺民王夫之、顧炎武、黃宗羲等人一樣，對三藩之亂也採取了超然不顧的態度。」³⁹ 然而，真的是超然不顧嗎？詩人也許在「當刻」暫作漠然，但從其詩歌可知，呂留良持續關注著抗清戰役的發展，甚至按捺不住，通過典故的佈置埋藏政治褒貶。

（三）吳三桂、明鄭子嗣之敗

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八月，晚村五十五歲，離世。約八個月前，即同年正月，晚村病重，作〈祈死詩〉六首，語多怨諷，意味深長。〈祈死詩〉其五，隱含了晚村對抗清陣營之嘲諷，其言尤晦，詩云：

五百年來鄭浦江，外王內聖一家藏。吾生不獲與三代，此事猶堪式萬方。
安得仲謀勝犬豕，徒教元亮志羲皇。可知天未容卿爾，卿自違天取速亡。⁴⁰

「五百年來鄭浦江，外王內聖一家藏。吾生不獲與三代，此事猶堪式萬方」，鄭浦江（?-?）著有《規範》，晚村慨然慕之。俞國林結合嚴鴻逵《釋略》與呂留良〈王子除

35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917。

36. 劉鳳雲：《清代三藩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291-297。

37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936。

38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937。

39. 陳祖武：〈呂留良散論〉，收入桐鄉市文體局·文聯，崇福鎮黨委·政府編：《呂留良紀念集（1683-2003）》，頁89-90。

40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1002。

夕訓〉，釋此二聯為：「雖然身不處三代，猶能藉義門《規範》，要其模式」，⁴¹ 殆切詩旨。

然而，頸聯「安得仲謀勝犬豕，徒教元亮志羲皇」，文辭底下埋藏的政治暗碼、鬱抑情思則容易被忽視。出句顯然櫛括「生子不得仲謀」之典，⁴² 意指擅於軍事、勇於禦敵的後嗣付諸闕如。若認為此句指涉晚村骨肉，則隔，因考諸文獻，其子嗣未曾涉足軍事，相反，晚村多勸戒子孫勤於讀書、慎於處事。⁴³ 欲破句中密碼，可從與之「互文」的古詩談起。晚村寫〈祈死詩〉之數月前，即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九月十九日，曾作〈十九日暮同諸子登天寧寺塔〉，云：

海山秋綽約，海雲秋離奇。中國地既盡，海外天亦低。落日半規紫，雲山已無輝。追逐上危級，絕頂留晷微。返顧但冥茫，神州不可知。星隕狐狸號，萬鬼乘蛟螭。昔聞弱水東，樓船或過之。中有珠貝宮，可接扶桑枝。古仙既羽化，傳法兒童癡。洞府日零落，魚龍將安依。縹緲指西極，餘光匿崦茲。駿馭久不返，何人會瑤池。鄧林老作賊，渴死徒爾為。黑風一吹息，九野無高卑。俯視盡樊籠，夜半聞天雞。⁴⁴

此詩格局，牢籠天地山川，但落日暮色，異常黯淡，象喻詩人消頹心境。晚村登高憑弔，觸目殘山剩水，鬱勃之氣、悲涼之情黯然而生。嚴鴻逵為我們解讀此詩提供了重要線索，《釋略》云：「弱水東，指彭、臺言。鄧林，指滇、黔言。時滇、黔已先一年滅，已而彭、臺至年亦覆沒。所謂『傳法兒童癡』、『魚龍將安依』，益真先見矣。」⁴⁵ 是年，鄭成功與兒子鄭經（1642-1681）已逝，故言「故仙」，政權落入鄭克塽（1670-1707）手中，時克塽僅十一歲，故云「兒童癡」。「癡」字，有筆削大義，意味晚村對此「癡」子不寄厚望。果然，康熙二十二年，清鄭雙方爆發澎湖海戰，克塽降清投京，抗清勢力蕩然無存。⁴⁶ 若嚴鴻逵所釋無誤，晚村洞悉世局，眼力驚人：山海遙隔，他審時度勢，預示了鄭氏政權之覆沒。

41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1005。

42. 裴松之《三國志注》注引《吳歷》曰：「曹公出濡須，作油船，夜渡洲上。權以水軍圍取，得三千餘人，其沒溺者亦數千人。權數挑戰，公堅守不出。權乃自來，乘輕船，從濡須口入公軍。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，欲擊之。公曰：『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。』敕軍中皆精嚴，弓弩不得妄發。權行五六里，迴還作鼓吹。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，喟然歎曰：『生子當如孫仲謀，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！』」（晉）陳壽著，〔南朝·宋〕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卷47，頁1119。

43. 詳見晚村寫給子孫的多封家書，收入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1，頁409-439。

44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996。

45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996-997。

46. 《清史稿·鄭成功傳》：「克塽幼弱，事皆決於錫範……二十二年，國軒投書啟聖，復請稱臣入貢視琉球。上趣琅進兵。時國軒以二萬人守澎湖。六月，琅師乘南風發銅山，入八罩嶼，攻澎湖，擊沈錦師船二百，斬將吏三百七十有奇、兵萬餘。國軒以小舟自吼門走臺灣。七月，克塽使請降，琅疏聞。上降敕宣撫，克塽上降表，琅遣侍衛吳啟爵持榜入臺灣，諭軍民薙髮。」見趙爾巽等撰：《清史稿》，卷224，頁9168。

晚村門生嚴氏之說，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詮釋可能。〈十九日暮同諸子登天寧寺塔〉詩成數月後，晚村賦〈祈死詩〉，無獨有偶，他再作一次批判：「安得仲謀勝犬豕」，認為某人子嗣不賢，欠缺軍事韜略、禦侮勇氣。對照二詩，互文（無仲謀/兒童癡）見義，再加上前引〈祈死詩〉首句是「五百年來鄭浦江」，似是對「鄭氏」宗族闡發政見之暗示。綜括而言，其春秋之義是：明鄭子嗣癡愚，抗清事敗，勢所難免，詩人遂發出將軍逝矣、大樹飄零之憾。

事實上，晚村〈十九日暮同諸子登天寧寺塔〉詩之「鄧林老作賊，渴死徒爾為」，寓含了對吳三桂的政治褒貶。《釋略》云：「弱水東，指彭、臺言。鄧林，指滇、黔言。時滇、黔已先一年（筆者案，即康熙二十年，1681年）滅」，嚴鴻逵指出，「鄧林」喻吳三桂根據地滇、黔，稽查史實，非無道理。康熙十七年，吳三桂在湖南衡陽稱帝，國號為周，建元昭武，稍後卻於長沙病逝，其孫吳世璠（?-1681）繼位；康熙二十年，清軍戮吳世璠屍，雲、貴、川、湖省悉被鎮壓，三藩之亂大抵平定。⁴⁷

對照史事，詩人的政治論斷得以浮現。夸父逐日，道渴而死，杖化鄧林。⁴⁸ 晚村明顯驅遣此典，然在賦義過程中，乃將典故的正面寓意轉化成負面訊息：他嘲諷吳三桂為「老賊」，一生汲汲於權力帝位，卻「渴死」而無作為。雍正（1678-1735）御編《大義覺迷錄》羅織了不少晚村的叛清罪名，如稱其文集在三藩亂起時云：「忻然有喜，惟恐其不成」，⁴⁹ 此亂既定，則云：「悵然若失，轉形於嗟嘆」。⁵⁰ 呂留良相關文集或遭清廷禁毀，今不得見，《大義覺迷錄》所載是否屬實，殆難考證。若所言屬實，則其文集與〈十九日暮同諸子登天寧寺塔〉相互參照，可揭示晚村複雜糾結的心緒。晚村老矣，當然渴望有生之年目睹清廷被推翻，聞及三藩亂起，忻然有喜。然而，「起義」者誰？是首鼠兩端、⁵¹ 背義之徒吳三桂，他於康熙元年（1662）在昆明以弓弦絞殺桂王及其子一事，⁵² 尤令遺老痛心，其卑劣的人格，晚村深知。戰局浮沉，三藩抗清事敗，晚村雖期望不高，難免悵然若失。心緒稍定，晚村追憶「三姓家奴」吳三桂的一生，遂用詩歌為他作一歷史論斷（《春秋》之義）：易代之際，雲譎波詭，老賊渴死（所渴者：權力、欲望、美人……），事功未竟，節操全無。

如是解讀，〈祈死詩〉頸聯對句「徒教元亮志羲皇」之微言，則得窺見。元亮即陶

47. 劉鳳雲：《清代三藩研究》，頁300-308。

48. 「夸父與日逐走，入日。渴，欲得飲，飲於河、渭；河、渭不足，北飲大澤。未至，道渴而死。棄其杖，化為鄧林。」見袁琦校注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頁238。

49. [清]雍正編纂，張萬鈞，薛子生編譯：《大義覺迷錄》（北京：中國城市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309。

50. 《大義覺迷錄》，頁309。

51. 吳三桂先後降清又抗清之反覆行為，令人不齒，如謝四新以詩嘲之：「李陵心事久風塵，三十年來詎臥薪。復楚未能先覆楚，帝秦何必又亡秦。丹心早為紅顏改，青史難寬白髮人。永夜角聲應不寐，那堪思子又思親」，揭示其朝秦暮楚之醜陋。

52. 《清史稿·吳三桂傳》：「康熙元年，捷聞，詔進三桂親王，並命兼轄貴州。召愛星阿率師還。四月，三桂執由榔及其子，以弓絃絞殺之，送其母、妻詣京師，道自殺。」見趙爾巽等撰：《清史稿》，卷474，頁12841。

潛（約365-427），歸隱躬耕，閒適悠然，自稱「羲皇」上人。⁵³然「徒教」一詞，陡轉閒適為悲憤。尤堪注意者，陶潛於清初遺民語境中，有著深刻意義。《宋書·陶潛傳》：「自以曾祖晉世宰輔，恥復屈身後代，自高祖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。所著文章，皆題其年月，義熙以前，則書晉氏年號，自永初以來，唯云甲子而已。」⁵⁴晉宋易代，淵明恥事新主，不奉新朝正朔，僅書甲子，其節操成為了明遺民的精神感召。事實上，晚村不止一次借淵明之酒杯，澆自身塊壘。其〈晦木將之金華次韻送之〉：「拙於乞食陶彭澤，老尚依人劉豫州」，⁵⁵稱許淵明，拙於乞食。其〈次韻和黃九煙民部思古堂詩〉：「閉門甲子書亡國，闔戶丁男坐不臣」，⁵⁶閉門息交絕遊，紀之甲子，用寄亡國之恨。其〈元日存雅堂〉：「朝正拜表無今日，甲子題詩有幾家」，⁵⁷感嘆國變事逝，甲子紀年、眷戀故國者益少。

晚村此一遺民情結，能在其寫於康熙年間的詩集《真臘凝寒集》得到印證。嚴鴻達《釋略》談及是集云：「是年置閏，新舊二曆不同，一在己酉之終，一在庚戌之始。子因偕諸老入山，自行歲事，故以是名其集云」，⁵⁸若依清朝正朔，是年十二月不設閏，此日為除夕；若依故國曆法，是年十二月設閏，明日則是閏十二月初一，即是臘月，故云《真臘》。因此，清朝新歲之日，晚村子然闔戶；俟故國元日，晚村始傾真歲酒。⁵⁹晚村拒奉新朝正朔，執意守候故國節日，以示對不義政權的抵抗。勾結、貫通上述具「互文」意義的詩歌，可知晚村書淵明背後，屢有深意，不可草草視之。

如是，則「徒教元亮志羲皇」之義豁然。康熙二十二年，故國漢人爭投清帝，抗清勢力相繼滅絕，朱姓政權逝矣。晚村復明之宿願，宛若泡影。耆年的他，只能追慕陶潛，墨守故國曆法；「徒教」二字，絕望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綜而觀之，「安得仲謀勝犬豕，徒教元亮志羲皇」，箇中的遺民符碼婉而微，晦而澀，卻沉痛深刻：詩人嘲諷明鄭子嗣無能，預示鼎革之勢，難以逆轉；末路滄桑，晚村徒書甲子，消極得祈死。

容許筆者稍作延伸，上文抉發了〈祈死詩〉其五之政治褒貶，有助我們理解〈祈死詩〉其一文辭底下豐富的意義層次，詩云：

貧賤何當富貴衡，今知死定勝如生。泰山已換鴻毛重，鬼窟猶爭漆火明。
那得其人藏碧血，諒無他法愈青盲。可憐未聽童呼問，簣上安然睡五更。⁶⁰

53. 陶淵明〈與子儼等疏〉，收入〔晉〕陶淵明著，袁行霈箋注：《陶淵明集箋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），卷7，頁529。

54. 〔南朝〕沈約：《宋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卷93，頁2288-2289。

55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3，頁215。

56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3，頁185。

57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718。

58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653。

59. 詳見黃意：《一部殘稿有「遺」恨——論呂留良的遺民情懷與其詩歌創作》，頁23。

60. 《呂留良全集》，冊4，頁1002。

人之將死，情溢於言，字字驚心。頷聯與頸聯是隱語所在，必須破解，詩義始顯豁。頷聯出句「泰山已換鴻毛重」，指明清鼎革，江河色變。太史公〈報任安書〉云：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」，⁶¹「鴻毛輕」屬習語，何以呂詩反云「鴻毛重」？似為死義之士謳歌。滿族人主中原，為鞏固政權，血腥屠殺抗爭漢人，並規定漢人薙髮易服。清初士人面臨空前的道德考驗、生死抉擇，為了捍衛忠義，不乏殉國死節者。鴻毛般的肉身於戰亂中犧牲，或平常不過，然士子無奈戰死、高調自殺之姿態，是守住民族尊嚴的最後一道盾牌，其意義不可謂不大，故云「鴻毛重」。因此推衍出對句「鬼窟猶爭漆火明」，不甘降志辱身者，爭相就義赴死，化成鬼窟漆火，精魂亮而不滅。

憶及殉國義士，激化晚村之怨。頸聯出句「那得其人藏碧血」，碧血，用《莊子·外物》典，⁶²指忠臣烈士死難之血。陵谷之後，世趨太平，殉國之士愈少，故反詰「那得其人」，指碧血無法相傳，亦猜想自己死後之碧血，無人「藏」矣，可謂死不瞑目。晚村雖暮年多病，然頭腦清醒，局勢看在眼內，就中悲憤、無奈，託寓言外：亡國之恨為世淡忘，勝國諸公甘於安逸，雖有武將發動抗清戰役，但大多無能或自私，不予厚望，此一困局實是喪亂後、盛世前的時代縮影。對句「諒無他法愈青盲」，青盲，事出《後漢書·獨行列傳》，⁶³指以眼疾迴避不義政權，屬託辭。「愈青盲」，根據對仗法則，上句「藏」對下句「愈」，同屬動詞，是以「愈」作「癒」解，即治癒。云「諒無他法」，指雖未能挽既倒之狂瀾、扶將傾之大廈，但詩人決不向清王朝妥協，偏執地以各種藉口與它保持距離，此「青盲」之固疾，無藥可「癒」矣，自道所欠唯一死，故云「祈死」。此一解讀，能對應晚村晚年事跡，康熙十七年，清廷有博學鴻儒之詔舉，晚村受推薦，兒輩為之遊說朝廷，得以推辭。⁶⁴康熙十九年(1680)，清朝召山林隱逸，嘉慶府薦舉晚村，晚村決定「乃於枕上翦髮，襲僧伽服，曰：『如是，庶可以舍我矣』」，⁶⁵以削髮為僧的極端之法遁逃帝國力量，可見其立定腳跟、義不仕清之志。

61. [漢]班固撰，[唐]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），卷62，頁2732。

62. 《莊子·外物》：「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，而忠未必信，故伍員流於江，萇弘死於蜀，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」，[清]郭慶藩編，王孝魚整理：《莊子集釋》（台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1993年），卷9上，頁920。

63. 《後漢書·獨行列傳》：「初，平帝時，蜀郡王皓為美陽令，王嘉為郎。王莽篡位，並棄官西歸。及公孫述稱帝，遣使征皓、嘉，恐不至，遂先系其妻、子。使者謂嘉曰：『速裝，妻、子可全。』對曰：『犬馬猶識主，況於人乎？』王皓先自刎，以首付使者。述怒，遂誅皓家屬。王嘉聞而歎曰：『後之哉！』乃對使者伏劍而死。是時，犍為任永及業同郡馮信，並好愛博古。公孫述連征命，待以高位，皆托青盲，以避世難。」[南朝]范曄撰，[唐]李賢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），卷81，頁2670。

64. [清]呂葆中〈行略〉，收入《呂留良全集·附錄》，冊2，頁865。

65. [清]呂葆中〈行略〉，收入《呂留良全集·附錄》，冊2，頁865。

三. 結論

以隱語傳心曲，其風莫盛於明末清初，但不少詩作有待解碼，值得深究。本文旨在拆解晚村詩中的綿密暗碼，將嚴鴻逵《釋略》的簡要話語通過一番詩歌脈絡化、歷史脈絡化的梳理與闡釋，重現其悲憤交加的心靈世界，闡明晚村如何通過「古典」與「今事」之交錯契合，以婉而微的詩歌隱語，嘲諷不斷敗北的抗清戰役包括「鄭軍戰線」、「三藩之亂」。人們對世態不滿但又無力扭轉時勢，只好用旁敲側擊的語言予以指摘，嘲諷於焉而生。觀乎晚村的詩作，披露了易代滄桑的諸多面向，語多鬱勃，不無刻薄，但滲透著無奈與悲慨，其精神痛苦映射出南明末代、滿清盛世之間的時代更迭。對此，晚村深感無力，唯於絕望中嘲諷，發出鴟啼猿唳般的最後哀鳴。

誠如前述，晚村認為「《詩》之義，《春秋》之義也」，晚村除了藉詩歌寄寓褒貶，亦有自我建構的意圖，他屢次貶抑他人以形塑其忠義形象與遺民身份，進而影響後世輿論、史論對他的評價。雍正年間，晚村死後四十多年，被捲入曾靜（1679-1735）的謀反案。《大義覺迷錄》羅織晚村反清罪名，包括晚村〈錢墓松歌〉等詩歌、文集都有斥清為夷的內容，雍正帝下令剖棺戮屍，其子孫、親戚、門生廣受牽連，或被殺，或放逐東北，慘絕人寰。⁶⁶ 清廷文網益密，言者動輒得咎，詩文的禁忌書寫成為晚村被定罪的緣由。自此，晚村抗清復明的忠義形象，廣傳後世，深入人心，可謂求仁得仁。但此不朽的聲名，是以滅門誅族作為代價。

然而，我們不要輕易盡信敘述人的言辭，回到歷史，會發現嘲人者，亦被嘲。明末清初，晚村在遺民以外，還扮演另一個角色，時文選家。晚村積極介入選文市場，表面上藉時文評點宣陽理學，進而矯正人心，但同時促使更多漢人通過操練時文入異族彀中。當時士子爭購晚村選文，從而圖謀入仕，這種功利的「工具書」，竟出自奮起抗清的遺老手上，諷刺得很。此外，晚村於選文市場所得利潤成為了其經濟支柱，違背了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」的儒家法則，自不能名正言順。於敏感的明清之際，晚村此一職業選擇，乃將自家學術商品化，淪為廉價的、庸俗的謀生工具，難怪引起張履祥（1611-1674）等人的多番規諫與譏諷。⁶⁷

此外，晚村侄子呂宣忠（1625-1647）因抗清而殉身，但順治十年癸巳（1653），嚴守遺民矩矱之晚村，抵不住利益誘惑，參加清廷考試，半世英名，毀於一旦。對於晚村「短暫」的變節，連「貳臣」錢謙益（1582-1664）也按捺不住，於〈呂留侯字說〉以隱語批評晚村，晚村複雜以及被嘲諷的面向，筆者已另撰一文探勘。康熙五年（1666），晚村痛改前非，造訪陳執齋寓所，請求撤除諸生資格，⁶⁸ 儘管如此，其遺民身份留下污點。

66. 《大義覺迷錄》，頁527-530。

67. 詳見楊念群：《何處是「江南」：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0年），頁126-132。史曜菴：〈選家、逆賊到英雄：從文化事業看呂留良的清代形象遞嬗與意義〉，《中極學刊》第8輯（2014年12月），頁45-68。

68. 〔清〕呂葆中〈行略〉，收入《呂留良全集·附錄》，冊2，頁865。

易代之際，陳義過高、高懸道德標準的晚村，亦很難置身事外，當民族氣節、⁶⁹ 家族仇恨與個人榮利糾結在一起，驅使晚村扮演著不同角色（遺老、變節者、學者、詩人、書商等等），讓我們不能以單一身份與標準審視其人其事，更不能盡信其誇誇其談的托辭，文本含糊沒說的、作者故意掩飾的，也許更貼近真相。

呂留良的個案研究，對於窺探清初的複雜面貌、多元聲音有著普遍意義，從晚村的「嘲諷」以及「被嘲諷」，說明在易代的道德考驗中，文人出處進退諸因素往往糾纏不清，甚少人能夠一塵不染、全身而退。這恰好提醒我們，並非簡陋地以「遺民」與「貳臣」、「利益」與「道德」等對立面之劃分，就能全然披露清初文人的多重身份、心態，不同面向常有相互交錯的模糊地帶，邊界之劃分並不清晰，難以一概而論。加上「一種事情，各自表述」的文人技倆，文本性再現 (textual representations) 的「敘述事實」(narrative truth)，不一定等同「歷史事實」(historical truth)，不脈絡化地抽絲剝繭，探蹟索隱，則難窺探原貌，故有關的詩文考辨與歷史考據，將是筆者著力的方向。這是世變滄桑的複雜，也是清初文學的魅力。 □

69. 蒙匿名評審人指出，明清易代不僅僅是民族矛盾的爆發，還牽涉到忠君氣節，即不管代替明朝的是滿清還是另一個漢人王朝，對於明朝遺民來說，都是痛苦的選擇。正如元末有不少漢人官員因為食元朝之祿而拒絕為朱元璋做官一樣，明朝遺民對於新朝代的態度，絕不僅僅是民族矛盾那麼簡單。筆者同意此說，遺民出處去就有許多不同的因素牽涉其中，但晚村未曾仕明，其不仕清廷的道德壓力主要來自家族仇恨，筆者於另一文開展此議題。